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

邓思琪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 拉萨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9日

摘要

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是基于“人”、通过“人”、为了“人”的, 具有鲜明的人本意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提供了理论指导。相较于传统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物的异化”的扬弃进程, 体现出“自由的、自觉的劳动”的复归, 扭转了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糟糕的劳动体验, 重构了人与人的关系, 并且纾解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彰显出浓厚的人本意蕴, 但仍需要外在途径持续增强和弘扬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 一是要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 二是要结合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以缩小全球发展差距。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新型生产关系, 人本意蕴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of 1844*

Siqi Deng

School of Marxism, Xizang University, Lhasa Xizang

Received: June 28, 2026; accepted: July 20, 2026; published: July 29, 2026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re based on, through, and for “people”,

文章引用: 邓思琪.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J]. 哲学进展, 2026, 15(7): 379-386.
DOI: 10.12677/acpp.2026.157352

and have a distinctive human-centered meaning.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of 1844*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alienation of things”, embodies the return of “free and conscious labor”, reverses the bad labor experience under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relie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al world. It has reconfig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relieved man’s conflict with nature. Although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rinsically manifests a strong human-centeredness,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and promote the human-centeredness of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external means, firstly, by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entered on human development, secondly, by developing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ideology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thirdly,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narrow the global development gap.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1844*,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次年,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被阐释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并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目前学术界已经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了多维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内涵特征、发展动力、实现路径,在内涵特征上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突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虽然马克思明确地站在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上,但是却包含了关于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创新性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内容是基于“人”、通过“人”、为了“人”的,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丰富养料。

2. 传统生产力的“非人本”形式

传统生产力是指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之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其“传统”属性是相较于新质生产力而言的。传统生产力同新质生产力一样属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生产力”范畴,二者都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二者的区别突出表现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不同,通过对传统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传统生产力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

2.1. 劳动资料

生产工具在劳动资料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划分社会经济时代的客观依据。传统生产工具以机械化工

具和动力设备为主，这类生产工具具有低效率、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低效率意味着人的劳动时间被极大占有，人的自由时间无法充足获取，以及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难以满足。高能耗包含着导致能源资源枯竭的可能性，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高污染是对人类生存场所的破坏，不仅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威胁着人的生存本身；它同高能耗一样，虽然直接作用于自然界，但最终作用于人。

2.2. 劳动对象

马克思指出“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 p. 103)，这一对象性原理来自费尔巴哈，马克思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对于人的本质的确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以自然界中纯天然的物质和经劳动者简单加工后的原料为主[4]，而对于那些人类早已发现但无法利用的物质以及还未被发现的物质，传统生产力提供的机械机器无力使之成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如果人类不能通过对象性活动使这些物质向人类充分呈现，那么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就无法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对象对于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彰显形成了限制，如果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没有将某种新的劳动对象纳入活动范围，那么这一限制就无法被打破。

2.3. 劳动者

传统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相当于马克思借助舒耳茨在《生产运动》中的论述所指出的“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3], pp. 13-14)，具有易操作、可替代性高、技术含量低等特点。这种活动对于过去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活动长期以来折磨着人的肉体、摧残着人的精神、限制着人的发展。马克思借助舒耳茨在《生产运动》中的论述指出了这种活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首先，传统劳动者所从事的活动包含着其工资和生活水平降低的必然性。“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时间先期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比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3], pp. 13-14)。其次，传统劳动者所从事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3], p. 15)。传统生产力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只是“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3], p. 15)。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限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人不是借助机器来劳动，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当作机器来劳动，肉体上机械的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必然造成精神上的束缚和麻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过去发展传统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巨大的人口红利，而巨大的传统劳动者规模也就意味着传统劳动者可以以充足的、相对低廉的优势代替机械手段，这种情况会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从而延缓人类摆脱单调的劳动操作及其所造成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历史进程。

3. 新质生产力对于异化劳动的扬弃作用

《手稿》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基本的二律背反，指出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必定是自相矛盾的、特殊历史形式的劳动，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般的、自然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也称作“物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也称作“自我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人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新质生产力实现对于传统生产力的超越，这一超越推动着异化劳动的扬弃进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型分配关系强调共享和多样化；新型生产工具推动劳动者与机器的关系从“机器支配劳动者”向“劳动者控制机器”

转变。第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第三，在人的类本质复归的前提下，劳动者获得良好的劳动体验。第四，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同人的关系从“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恶性竞争状态向友好和谐转变。

3.1. 新质生产力推动“物的异化”扬弃进程

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产品作为财富却同劳动者处于异化的关系状态中，这体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中：第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和取代改变了这一情况，但由于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因此仍然存在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情况。第二，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但这些产品作为凝结起来的劳动反过来支配和控制活的劳动，即机器支配劳动者。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机器异化的本质，并把机器异化归因于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然而，机器支配劳动者的情况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过去传统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劳动者依然不得不同机器一起承担重复性、机械化操作并受制于机器的流程和节奏以扩大社会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新型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体现，与由科技创新催生的新型劳动工具一起推动着这一异化的扬弃进程。

新型分配关系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共享和多样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保障。首先，新型分配关系具有共享性。不同于传统劳动资料如土地、机器设备等实体要素所有权明确，具有独占性，新型劳动资料如数据、算法等非实体要素所有制形式具有共享性质，劳动者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共同获取。新型分配关系直接受劳动资料所有制关系影响也展现出共享性，知识、技术和数据等非实体产品通过网络化设备由人民共享。其次，新型分配关系具有多样性。新型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受分工的影响，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分工在企业、产业和社会层面上实现了深化。其一，企业内的分工从传统的生产工序扩大到部门领域，且从事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创新相关工作的劳动者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凸显。其二，产业链延长、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加强成为必然趋势。其三，新型行业不断涌现，整个社会生活形成细致的分工网络。不同于资本逻辑下“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3], p. 10)，人本逻辑下，分工的深化不仅提高了劳动者技能的先进性和专业性，推动了产业链创新和社会协调发展，还促进了分配关系的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按劳分配、按所有制分配、按要素分配，而是表现出按工作流程、按上下游关系、按在生产中是否处于支配地位等多样化新型分配关系[5]。多样化的新型分配关系体现了收入分配的灵活性和公平性，更能保障劳动者在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利益。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了劳动工具从简的机械机器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设备的颠覆性变革，这意味着重复性、机械化劳动的解放，推动劳动者与机器的关系从“机器支配劳动者”向“劳动者控制机器”转变。传统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使用简的机械机器参与生产活动，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劳动者作为一种机器手段从事着重复性、机械化的劳动，不是劳动者控制着机器的活动，而是机器的流程和节奏支配着劳动者的活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可以取代企业生产中原本由劳动者承担的那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并同时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更多地从事创造性、知识性和决策性工作，从而增强对机器设备的掌控感。

3.2. 新质生产力体现“自由的、自觉的劳动”的复归

劳动创造人，人的最基本的本质就是劳动，但是这一劳动不是异化形式的劳动，而是自由的、自觉的劳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富有创造性、智慧性，真正体现出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这种劳动不再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而是体现为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种复归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新质生产力为对象性活动提供新的主体、客体和手段，为“人是类存在物”提供新的确证。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 p. 54)。新质生产力为这种对象性活动提供新的主体即新型劳动者，以及新型劳动资料；同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 p. 48)，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新型劳动者利用新型劳动资料可以把自然界中更多的事物纳入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使之成为客体。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客体和手段越发展、越丰富，人就越能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现实的、具体的存在，也越能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第二，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生产型劳动向创新型劳动转变，在创新型劳动中劳动者得到其本质力量的实现。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还是以往通常所说的生产劳动，这种劳动仅仅作为了谋取财富、维持肉体存在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生产劳动及其生活确定在自然必然性的领域中。新质生产力条件下人的劳动走出传统的机械生产领域，在对象化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人自身内在能力或潜力的自由发挥，是人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重复的、产生成就感的而不是感到麻木压抑的活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即“自由的、自觉的劳动”的复归。

第三，新质生产力创造自由的时间条件。马克思借助舒耳茨在《生产运动》中的论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3], pp. 13-14)。同样，人要想进行自由的、自觉的劳动，就必须获得能够进行这一劳动的时间。技术的改进可以节省劳动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已”([3], p. 15)，而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要求技术的变革摆脱资本逻辑，具有人本意蕴。因此，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技术变革与缩短劳动时间方向一致，新质生产力越发展，人就拥有越多的自由时间来进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3.3. 新质生产力扭转劳动体验

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 p. 50)。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处于异化形式的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人才会在脱离自己本质的活动中感到痛苦和受折磨。“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3], p. 50)，而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人的活动属于他自己。这是因为：其一，如前所述，劳动资料及其成果以其非实体性和新型分配关系的多样性由人民共享；其二，如前所述，人对人自身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占有在创新型劳动过程中得以实现；其三，人能按照自身的需要和特性以及客观规律来规划自己的活动，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得到提升。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给予人深入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及人自身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提升，人越来越能够根据自身主体性的需要以及掌握的必然规律来从事具体的劳动实践。这意味着客观必然性对人的限制不断被打破，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不断提升。

3.4. 新质生产力重构人与人的关系

从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中可以推导出人同人之间必定是异化的，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 p. 54)。人对自身的关系总是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人的异化也只有通过人同人的异化关系表现出来，这种异化关系属于阶级斗争，甚至包括在一个阶级内部的竞争，即资本家同资本家的竞争、工人同工人的竞争。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推动着人与人的关系不断走向平等、和谐，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历史阶段。第一，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将走向和谐。首先，劳动者不再作为机器而相互激烈竞争。在传统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越是作为机器参与竞争，他就越廉价，劳动者越廉价就越是意味着他不得被贬低为机器。劳动者之间的这种竞争是以牺牲自己的本质为代价，其竞争优势和后果是不断加深自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程度。自动化、智能化设备作为机器在与传统劳动者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不再被贬低为机器，从而打破这种激烈竞争。其次，传统劳动者向新型劳动者转变使得劳动者在生产中及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使得劳动者与他人关系和谐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3], p. 55)，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者是掌握了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拥有先进科学文化的新型劳动者，这意味着劳动者在生产中和社会中的地位从机械生产走向创新研发、从被轻视到受尊敬，从而使得他们按照自身所处的不再是痛苦和麻木的，而是自由的、平等的和具有人性尊严的视角去观察和对待他人。第二，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分工的深化要求企业之间必须相互协作以求共同发展。“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 ([3], p. 23)，而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企业之间必须摆脱恶性的低端竞争，以团结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丰富需求使得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专业性增强，企业之间形成细致的分工网络，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加成下，不仅企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实现了分工与协作的智能化和高效化，而且同一条产业链以及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资源整合和协作发展的能力也显著增强，这意味着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断和谐化、可持续化。

4. 新质生产力对于人与自然界矛盾的纾解

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不仅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提供了动力支持。马克思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共产主义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即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被平均化；第二种形式是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这两种共产主义还是未完成的，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之下；第三种形式是马克思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即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3], p. 78)。过去的传统生产力总是以对对象即自然界采取压榨和拷打的姿态实现自我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绿色创新为动力，从而超越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事物不再是有待加工的纯粹的质料，而是应该作为人来尊重。在人本逻辑下，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动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其一，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低碳技术的运用加快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促进了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突出的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同时绿色低碳技术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了新的发展能动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其二，新质生产力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资源开发利用和循环利用技术的创新升级推动着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和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减少了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将扭转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的状况。正是在生产力尤其是坚持自然主义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在经过人与自然界相异化的基础上不断走向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即“天人合一”。

5. 持续增强新质生产力人本意蕴的可行路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内在地彰显着浓厚的人本意蕴，是旨在扬弃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产力，但在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外在实践力量为新质生产力人本意蕴的彰显夯实根基，不断注入人文价值精神，推动人类整体全面发展。

5.1. 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6]，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由新型所有制形式、新型劳动组织方式和新型分配方式所构成的生产关系。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快形成推动生产资料共享的新型所有制形式。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数智化生产资料通过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模式与劳动者紧密结合，提高劳动者在支配和使用数智化生产资料过程中的专业性话语权。第二，加快形成分工更为广化和深化的新型劳动组织方式。提高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健全企业之间、劳动者之间网络化分工模式，推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断走向合作、协同。第三，加快形成具有公平、共享特征的多样化分配方式。健全数据、技术、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体制机制，保障传统劳动者在社会分配结构中的收入稳定性，不断增强分配方式中因分工的持续广化和深化呈现出的多样性。新型所有制形式、新型劳动组织方式和新型分配方式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协同推进，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根基。

5.2. 结合我国传统富民思想发展新质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是当代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作为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充分彰显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先秦时期，孔子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庶—富—教”的安民三部曲，强调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强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因此对人民要“先利后义”，必须首先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荀子主张“裕民”，认为国家的富足表现在裕民之中，强调“不富无以养民情”(《大略》)。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以下启示：第一，必须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往往以效率为先，而儒家富民思想更强调社会公平与稳定。孔子倡导均平的分配观，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认为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正义，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障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第二，必须统筹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往往聚焦于经济领域，而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还强调道德理想。孔子主张“富而后教”，要求使人民富裕起来之后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让人民过上文明的生活。孟子认为人民无“恒产”即无“恒心”，只有通过给予人民物质利益才能使之固守“仁义”、坚持正确的道德信念和价值理想。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强调道德精神，在科技创新中融入伦理考量，确保技术发展不损害人类尊严和价值理念，避免技术至上主义。第三，必须加强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推动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长，是新时代实现人民富裕的强大动力，而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还强调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富民的基础条件。荀子主张“隆礼重法”，提出“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富国》)，要求通过规范的政策和礼仪来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坚持“制度先行”，谋划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新时代弘扬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民思想相结合，不断开拓弘扬新质生产力人本意蕴的理论途径。

5.3. 加强国际合作以缩小全球发展差距

当代国际发展理念普遍强调各国应坚持合作共赢、携手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须同舟共济而非以邻为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人类带来的绝不能是一国之内贫富差距悬殊、各国之间发展差距过大

的世界，而只能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国际社会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弘扬新质生产力人本意蕴就意味着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缩小全球发展差距，让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普及世界各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各国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共建国际研发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协同创新。第二，推动知识共享。知识共享是推动各国科技创新、加强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条件，但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和信息技术垄断制造“信息鸿沟”、“数字鸿沟”，限制知识、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为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各国知识共享和协同合作，必须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球知识共享平台。第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和发展以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基础。但当前国际社会多合作机制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有待提升。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必须推行多边主义，深化区域协同，增强全球治理的透明性与包容性。新质生产力是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生产力，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全球发展差距以在全球范围内弘扬新质生产力的人本意蕴。

参考文献

-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0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4] 倪红福, 冀承, 倪滔.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 扬弃与超越.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2024(6): 24-35+140.
- [5] 王琛伟. 新型生产关系的特点和形成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9): 27-34.
- [6]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